

“什么”感叹句的“意外”本质及否定倾向^{*}

——兼论“语用否定”的层级类型与制约因素

张 莹

提要 什么(what)感叹句是世界语言类型中一类特殊的格式,其本质是表达“由意外引起的强烈的情感情绪”。根据意外的迁移规律,该格式发展出表示肯定和积极情感的纯感叹用法,表示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的“否定”用法等。文章考察了汉语中9种格式的“什么”感叹句,它们都极大地倾向表示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许多语言中表示肯定和积极情感的“什么”感叹句只接受程度的解释,即“量的意外”。而汉语“什么”感叹句只表示“质的意外”,导致其否定意义显著。其次,文章划分出7种具体的否定类型,并解释了其触发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的具体因素。统计发现,句子命题的事实性意义与话轮位置,以及是否引述前文有关。动词句一般在始发话轮位置,多表示有关行为或状况是事实,但不合理;而形容词一般在后续话轮,表示对方的判断是反事实的。更重要的是,汉语母语者多把这些格式用在反同盟的语境中,即使句中焦点成分是中性或积极的词语也是如此。因此,反同盟关系也是汉语无法达到肯定否定、积极消极对称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什么”感叹句 意外 语用否定 消极情感 质的意外 反同盟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言语行为的逻辑——汉语语义和语用接口研究》(项目编号 19FYYB032)的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和初步解释

1.1 世界语言类型中的“什么”感叹句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教授! 什么玩意儿! 什么‘你’啊‘我’的! 有什么要紧! 嚷嚷什么! 什么漂亮不漂亮的!”以及独用的“什么!”一类例句。我们从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的 6 500 个例句中筛选出有效例句 305 例,综合前人的研究,归纳为 5 类 9 种格式,如下:

I. V + 什么 + O

II. X 什么,又分为: V + 什么; A + 什么

III. 什么 + XP,又分为: 什么 + 短语; 什么 + 中性/积极名词; 什么 + 消极名词

IV. X 什么 X,又分为: V 什么 V; A 什么 A

V. “什么”独用

除了最后一种,每一个格式都有一个充当感叹焦点的成分,即格式中的 VO、V、A,以及“什么”后面的“短语、名词”。因此,此类句式使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语境或前文中存在一个能产生感叹的焦点性成分。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这些格式外,汉语的“什么”疑问句本身就有兼表感叹的例句,例如“我究竟做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就他能知道些什么?!” , 其中有的是强化疑问(究问),有的则表示反诘,从而得到否定的意义。之所以把 9 种格式单独讨论,是因为对世界语言来说,什么(what)类疑问代词都容易构成特殊的感叹格式(而其他疑问代词是否有特殊的感叹格式则根据不同的语言而论),具有普遍性。例如英语中的 what 感叹句:

(1) What a beautiful day! (多美的一天!)

(2) What a nasty day! (多糟糕的一天!) What a fool! (好一个大傻瓜!)

(3) — This is not the time.

— What! You're kidding me! (什么! 你耍我啊!)

不同语言中,这一类感叹格式的范围和意义功能存在区别,从简单到复杂都有。例如:英语 what 一般不用来表示否定。例(4)土耳其语中,表示“什么”的疑问词,既可以表示感叹,也可以表示否定,但难以在后面加上引述成分。

- (4) Sen ne-yi bil-ir-sin ki!
你-主格 什么-宾格 知道-AOR-AGR 小品词
(你知道什么! 意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盛雪(2012)、毛宏燕(2007)、孙亚俊(2008)说,西班牙语 Qué、俄语的 что、维吾尔语 nemε 单独使用时表示惊讶的语气,而在非独用情况下,可以用于疑问、感叹、元语否定等多种情况,下面是感叹和否定的例子:

- (5) Что за новость!
什么 这 新闻 (这什么破新闻啊!)
- (6) nemε antfε qistajsiz? rεt bojitfε kεlmεmsiz?
什么 挤 (挤什么? 按次序来!)

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后接引述成分,表达元语否定功能:

- (7) — Vamos, díganos cómo ocurrieron las cosas.
(你把事情怎么发生的给我们讲讲。)

— ¿Qué cómo ocurrieron?
什么 如何 发生 (什么“怎么发生”的?)

- (8) Что прикажете-с? спросил он почтительно.
(“您要什么?”他恭敬地问。)

Как что? Чаю.
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 茶!)

- (9) — baliniŋ midžezi joq, 3-4 kyn boldi. (孩子已经“不舒服”三四天了。)
— nemε middžezi bolmajtti? birer qizwa køjyp qalğan gεp!
什么 不舒服 (什么不舒服! 他是害相思病!)

注意,在俄语中,如果引述成分恰好就是疑问代词 что,则使用 Как 来连接,如例(8)所示。如果是其他成分,就可以直接用“что + X”的结构。

所以,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这类句式称为“否定句式”或“消极评价句式”都是不合适的。英语中 what 感叹句有时表达消极情感,有时表达积极情感;有时表达否定,这些需要靠语境以及命题的性质来决定。俄语例(5)表示消极情感,而例(10)表示语用否定,例(11)表示积极情感^①,却

^① 在俄语文化中,眼睛是美好的事物,归入积极意义,所以这一句子需要理解成“漂亮的眼睛”。

没有语用否定: (例(10)、例(11)引自毛宏燕 2006)

(10) Что вы, это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什么

(什么呀,是17号。)

(11) Что за глаза!

什么这眼睛 [这什么眼睛啊! (指眼睛漂亮,意为“多漂亮的眼睛”。)]

综上,对不同语言的 what 感叹句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性质:它们都表示由“意外”引起的感叹,称为“言者指向感叹”(speaker-oriented exclamation)。陈振宇、杜克华(2015)解释:言者指向的感叹是说话者遭受某种外部信息(意外信息)而引起的惊讶、反感、愤怒、痛苦或赞叹、幸福等感情或情绪。Hengeveld 和 Olbertz(2012)认为,意外和感叹表达的都是令人瞩目的内容,不过感叹是言语行为概念,而意外属于情态范围。Michaelis(2001)¹⁰³⁹把感叹完全看成表达说话者的惊讶(surprise),即对情景的情感回应(the speaker's affective response to a situation),并伴随着积极的或消极的情感。这要求此类什么(what)句式必须有一个先在的触发情景来允准它们的使用,这些情景可分为三种类型:

1) 已经发生的事件或行为作为触发感叹的情景。包括已经存在的事物或场景,也包括说话人确定会发生的事件或行为。

2) 他人已经言说的话语,话语中的某一内容作为触发感叹的外部信息。

3) 已经发生的言语活动,这一活动本身或其中某一要素作为触发感叹的内容。包括参与言语活动的对方态度,也可能触发感叹。

1.2 否定和消极倾向性

汉语研究中,都把这类“什么”称为“表示否定”,而不是从感叹句入手。王力(1943/2014)²⁵⁵提出有一种“什么”用于否定语或反诘语力,表示坚决的否认或强烈的辩驳。丁声树等(1961)¹⁶²⁻¹⁶⁷、赵元任(1979/2011)⁶⁶⁶⁻⁶⁶⁷、吕叔湘(1980/1999)⁴⁸⁴⁻⁴⁸⁵都提到了这一用法,并且例句和类型也渐渐总结完善,如李一平(1996)。

关于其“否定意义”的成因,邵敬敏、赵秀凤(1989)认为“怀疑因素”加强起到了关键作用。樊莉(2012)指出感叹环境对语用迁移的影响。这些论述都比较模糊。袁毓林、刘彬(2016)更为明确地指出:“否定对象在意义上往往具有‘反通常性’的特点,而这种‘反通常性’正好是‘什么’句表示否定意义的内在原因。”他们认为,不管是“不相信某种正面和积极的

可能性”,还是“相信某种负面和消极的可能性”,都是表示否定意义的,最终使得“什么”句涌现出否定意义,否定某种事物(性状、行为、观点、观点等)的合理性。

如果只考察汉语“什么”感叹句,则袁毓林、刘彬(2016)的理论能解释绝大多数的例句。但是,如果从世界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就发现这一解释存在不足之处:尽管所有语言的什么(what)感叹句都具有非常规性,但并不一定是“疑善信恶”,也有的是肯定好的事物,表达积极感叹,如例(1)、例(11)。并不是所有语言像汉语一样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认为,非常规性与疑善信恶并不是该类什么(what)感叹句的本质。

陈振宇、杜克华(2015)提出“意外三角”理论,认为“意外”作为触发范畴起到桥梁作用,实现了疑问、否定、感叹之间的语用迁移。陈振宇(2017)⁵²⁸进一步把有关规则修改为:

A. 疑问 + [特征]意外 + [特征]积极/非消极 → 纯感叹(或者说是阻止导向语用否定)

B. 疑问(默认) + [特征]意外 → [主]语用否定 + [次]说话者指向感叹

以上规则可以证明什么感叹句的语用否定和消极倾向超过纯感叹这一事实,因为前者是默认的,后者必须要一些特殊的语义因素来得到允准。前面例(1)就是因为有显性的积极词汇 beautiful 而只能是纯粹的积极感叹,例(2)有消极意义的 nasty 表示语用否定和消极感叹。其他大多数例子既无显性的积极词汇,也无显性的消极词汇,却都倾向于理解为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功能。

虽然上述规则表明否定与肯定、积极与消极的选择与句中词汇的意义有关系,但是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1) 汉语中,为什么即使是积极的事物,也会出现语用否定和消极的倾向?例如“什么英雄”“你高兴什么”,表示“算不上英雄”“不应该高兴”。2) 汉语中“什么感叹句”为什么极大地倾向表示否定和消极感叹?下文试图解答这两个问题。

1.3 “什么”独用与“质与量”的意外

我们考察了一系列语言的“什么”疑问代词,发现它们大都有独用的例子,有的用原形,有的独用时形式上稍有变化[如例(12)中维吾尔语例子]。这些独用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多用于表示消极情感。英语的例子见前文

例(3) 俄语的例子见例(10):

(12) 维吾尔语:(引自孙亚俊 2012)

— aŋlisam uniŋ maaŋi nahajiti juqiri iken. (我听说他的工资很高。)

— nēdikini, ararla 800 jyēn.

什么

(什么呀,才800元。)

西班牙语:(引自盛雪 2013)

¿Qué! ¿Todavía estás aquí!

什么

(什么!你还在这儿!)

我们由此认为,汉语“什么”感叹句受到独用用法的影响很大。姜炜、石毓智(2008)指出,“什么”否定标记的用法来自询问目的的“做什么”。但语料考察表明,最早的“什么”例子是来自《祖堂集》单用的“作摩”(意为“做什么”),分为两种:一种用法是有人打招呼,询问有什么事,如例(13):

(13) 师良久,侍郎罔措,登时三平造侍者在背后敲禅床,师乃回视云:

“作摩?”对曰“先以定动,然后智拔。”

南泉行五六步,师召云“长老。”南泉回头云“作摩?”师云“莫道是末。”

另一种用法便是遇上了令人吃惊的情况,表达消极的感叹,如例(14) a 的僧人哭;或者听到了对方的令人生疑的话,如例(14) b。这是汉语“什么”感叹句表示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的源头:

(14) a. 有僧人哭入法堂,师云“作摩,作摩?”僧对曰“父母俱丧,请师择日。”

b. 僧问西堂“有问有答则不同,不问不答时如何?”答曰“怕烂却那。”“作摩?”^①师闻举云“从来疑这个老汉。”

其次,陈振宇、张莹(2018)根据 Jessica(2011),将意外性感叹区分为两类。“量”的意外只接受程度的解释(degree interpretations),即事实远远超过了预期的程度,如 What delicious desserts John bakes! 指约翰考

① 某些版本为:僧问西堂“有问有答则不同,不问不答时如何?”答曰“怕烂却那,作摩?”此时无法解释回答语中为什么会有一个“作摩”。所以本文按照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的断句分析。

出的甜点的美味程度超出了预期(极为美味)。另一类“质”的意外是一个事物的出现或不出现令说话者意外,如 Wow, John bakes delicious desserts! 根据常理或已有经验,说话者的预期是约翰考不出美味的甜点(说话者的期待是命题 P,现实情况是 $\neg P$),Jessica 称为“句子感叹”(sentence exclamation)。

汉语与英语“什么”感叹句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英语多是表达主观大量意义的“量的感叹”。分析例句,英语 what 感叹句中表示积极情感的例子,基本都是量的意外(表示主观大量)。与之对比,汉语“什么”句只能是质的感叹。例(15)只有当表示 John 吃的辣椒比一般辣椒都辣,表示 Tori 去的地方比想象的都多时,才表示感叹。但在汉语中,“什么辣椒啊!”根据说话者的主观立场可以有两个解读:当他希望吃辣椒时,这句话是说吃的根本算不上辣椒(不够辣),还可以表示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辣椒。当说话者本来不想吃辣椒时,这句话可以表示居然有辣椒,太辣了的意思。不论哪一种,都是质的意外。

(15) a. What peppers John ate!

b. The places Tori visited!

上文关于“独用”“质的意外”的解释是否定意义和消极情感的影响因素,但并不充分。功能主义认为,决定特定语言现象的往往不是某一个特定的维度,而是多个维度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下面我们来详尽调查“什么”感叹句在实际使用中的某些特征。

二、对汉语“什么”感叹句的使用调查

2.1 以往关于“否定”的讨论

已有对什么句“否定”的分类和意义功能研究有多个视角。

2.1.1 早期的学者根据例句列举了多种否定功能

邵敬敏、赵秀凤(1989)把汉语“什么”的“非疑问用法”分为两类:一类“否定性‘什么’”,认为“表示说话者对所议对象持一种否定态度”“具体语境中还可以表示反驳、贬斥、禁止、劝阻、讽刺等意思”;另一类“独用性‘什么’”,或者“表示惊讶、出乎意料的意思”,或者“表示对对方话语的一种否定,往往带有不满、贬斥的含义”;二者功能并不一致。

李书同(2002)指出,“用‘什么’进行否定时,‘否定’的涵义并不单一。……有表白、有拒绝、有制止……如果考虑主体(用‘什么’进行否定的人)、对象(否定了谁的话与什么话)、角度(理性的或者情感的、态度的、语气的或者语气的等)那么,‘否定’一语在口语中的涵义是复杂的。……尽管在语言理论上我们还没有搞清这些问题,但在口语交际中,人们用‘什么’等词语自然地达到了上述目的”。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否定”可不可以进一步分类?

2.1.2 后来一些学者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语义功能来概括

“合理性否定”说:姜炜、石毓智(2008)更为明确地提出,“‘什么’的否定功能和使用条件为:它是通过对已经成为现实的状况的存在目的的否定,来达到对该状况发生的必要性的否定,并否定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袁毓林、刘彬(2016)也说,“疑问代词‘什么’表示否定意义主要表示说话人对当下话语或其所涉及的某种事物、行为或话语的合理性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即认为它们不具有合理性”。

“引述性否定”说:袁毓林、刘彬(2016)还认为,“‘什么’句否定的往往是‘引述性’的内容,因而是一种元语言否定”。刘彬、袁毓林(2019)指出,“‘什么’句的否定并不一定都是引述性否定。比如,‘你神气什么?’并没有否定‘引述性’内容,因而不能说它是一种引述性否定”。他提倡多个层面的否定。

2.1.3 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用一个多层的语义语用解释来概括“什么”的否定意义功能

李宇凤(2010)说,“反问回应现实行为、状态和表示现实行状的引发语,即否定这一现实行为或状态,属行域否定,表示‘不应该做X’。反问回应某种个人认识或社会观念,即否定这一认识或观念,属知域否定,表示‘不应该认为X’。反问回应某种说法,即否定这一说法,属言域否定,表示‘不应该说X’”。

刘彬、袁毓林(2019)说,“如果‘什么’否定的是某种措辞方式,语义解释为‘不要说……’,那么为言域否定;如果‘什么’否定的是某种认识或是否定性评价态度,语义解释为‘不该(认为)……’,那么为知域否定;如果‘什么’否定的是某种事实或内容,语义解释为‘不(是)……’,那么为行域否定”。

2.2 本文对“语用否定”的分类

本文根据陈振宇(2017)⁵²⁷①的分类,将“什么”感叹句的否定意义细分为三层七类。三层的划分与刘彬、袁毓林(2019)的“三域理论”基本对应,进步之处在于,我们细化了每一个域包含的什么句格式和否定类型。如下:

第一层否定属于陈振宇(2017)所说的“否认命题X为真”一类,包括2.2.1、2.2.2和2.2.3类。

2.2.1 命题事实性否定

否定原因是命题的反事实性。该类格式通常是后续话轮的引述类型,听说双方意见不一致。例如:

(16) 陆掌珠:哪里像妖精。白白净净甜甜脸,穿着像女排运动员,又精神又朴素大方。

陆武丽:你老土吧? 什么朴素! 她那都是美国的名牌服装!

“什么朴素”在交际中的后续话轮位置,说话人引述了对方提到的“朴素”。陆武丽认为陆掌珠的观点“朴素”是反事实的,因为“她那都是美国的名牌服装”。

2.2.2 相关社会属性否定

否定原因是属性“不合格”,其关涉对象的社会属性没有达到说话人的期望和要求。该类型多是始发话轮位置的非引述类,因为有关属性没有达到说话人的预期,表达了消极情感。

(17) 我早就对这期封面有意见, 什么红歌星? 是真凭嗓子好!

说话人认为她所得的头衔“红歌星”并不是凭自己的实力,所以名不副实。包括“什么教授! 什么英雄!”等都是这一类。

2.2.3 动力条件否定

特别指明了命题在动力或条件方面的不足,否定了命题实现的可能性。行为是未然的,在说话人看来不可能成为事实。

① “语用否定”往往有多个层次多个维度,a.命题否定层次,是针对X这一言语内容的。包括:a1.否认命题X为真;a2.承认命题X为真,但否认命题X的合理性两类。b.元语否定层次,是针对对方说X的言语行为的。包括:b1.否认对方说话的某个方面特点,如针对对方的发音;b2.否认对方说X这话的合理性两类。c.人际层次,是针对对方(或其他某人)的。包括:c1.表示反对对方的态度;c2.对对方进行谴责(不一定需要理由)两类。且从a到c语用否定逐步极性化。

(18) 甲:走,看电影去。乙:饭都要吃不上了,看什么电影。

乙太忙连吃饭都顾不上,不可能有时间“看电影”。“看电影”虽然是未然的,但是在说话人主观认识里是反事实的,即不可能实现。

第二层属于陈振宇(2017)所定义的“承认命题X为真,但否认命题X的合理性”一类。包括2.2.4、2.2.5和2.2.6三类。

2.2.4 情理道义否定

特别强调行为在道德法规和社会习俗方面的违反。行为一旦发生并违反社会群体公认的规范的行事标准,必然不合理。因此,说话人表示反对。例如:

(19) 张巨打了他一巴掌说“你小孩子赌什么?”

“小孩子赌博”违反社会法规,对赌博者“小孩子”产生消极影响。表达了说话人的气愤之情。

2.2.5 行为合理性否定

强调行为对说话人的消极影响。本类型多是始发句位置的非引述类,命题表示的行为具有事实性且对说话人消极,因此,表达了说话人的消极情感。需要说明:虽然都是基于行为的“不恰当”,但“情理道义否定”是违反了已达成共识的法规或社会习俗,强调行为对“行为实施者”的消极影响,而“行为合理性否定”强调对“说话人”的消极影响。

(20) 夏顺开急得叫起来“你别这样儿,你干嘛这样儿呵?你这不是折磨人么?”

慧芳跑去窥视了一下,把门关了:“你嚷什么嚷什么?我妈在外边竖着耳朵呢?”

2.2.6 消极事物的合理性否定

刘彬、袁毓林(2019)说,“‘什么+NP’中存在带有贬义、消极意义的名词性成分,此时的‘什么’句可以看成一种冗余性的强调否定”。我们不同意其关于“冗余否定”的观点,认为它可以归入“承认命题X为真,但否认命题X的合理性”这一类,也就是说,表现为“破电脑、臭脾气”是事实,但是这一事实不合情理,如例(21):“我们一般不会用一台破损的电脑工作”,“对待别人应该客气一些”。

(21) 老子要骂人奥! 什么破电脑啊!

什么臭脾气,这么没耐性!

与第一层否定不同,该类命题表示的行为“赌博”“嚷”“破电脑”是事实,作为预设前提不可被否定。否定意义是从说话人角度推导出来的道义否定“不应该”“不能”“不合理”。从言语行为理论来说,这属于间接的言语否定。

第三层属于陈振宇(2017)所说的“元语否定层次”一类,包括2.2.7和2.2.8类:

2.2.7 话语措辞得体性否定

否定的是“话语表达方式”本身,说话人认为对方话语在交际语境中不得体。比如,词语使用方面或是发音方面,参见例(22);或是否定对方说X这一话语的合理性,参见例(23)。

(22) 什么叫“你”最后一次见他,“咱们”最后一次见他。

(23) 你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嘛! 什么逻辑不逻辑的,能听明白就行了。

2.2.8 对对方态度的否定

如例(24),圆圆认为爷爷不聪明,净说惹人的话,但是她并没有否定爷爷所说的话内容是对的。

(24) 傅老:不奇怪,他们那茬儿啊,都是被耽误了。你是赶不上了好时候儿了。现在要文凭了。

圆圆: 什么呀,您可真不着四六儿。您二位可别见怪,我爷爷岁数大了,耳朵眼睛都不算太灵了。

2.2.7和2.2.8类话语措辞类否定一定都是引述类的,在对方做出一番言论之后,说话人对其话语进行评价,本类格式处在后续句位置且说话人根本不关注命题内容的真与假。实际语料中,对对方说话的得体性否定,往往也包含对对方态度的否定,所以在语料调查中,将两者合并。

2.3 调查数据的分布

表1 各类“什么”格式的特征以及否定类型分布(数值为百分比)

编号	小类	V 什么 (82)	A 什么 (15)	V 什么 V(12)	A 什么 A(3)	什么 + 短语 (40)	什么 + 中性/ 积极名 词(36)	什么 + 消极名 词(6)	独用 (8)	V + 什么 + O(103)
1	始发句	75.6	20.0	75.0	0	0	26.7	100	0	74.8
	后续句	24.4	80.0	25.0	100	100	73.3	0	100	25.2

(续表)

编号	小类	V 什么 (82)	A 什么 (15)	V 什么 V(12)	A 什么 A(3)	什么 + 短语 (40)	什么 + 中性/ 积极名 词(36)	什么 + 消极名 词(6)	独用 (8)	V + 什么 + O(103)
2	引述	4.9	80.0	25.0	100	100	66.7	0	0	22.3
	非引述	95.1	20.0	75.0	0	0	33.3	100	100	77.7
3	事实	78.0	20.0	75.0	0	0	0	100	0	53.4
	反事实	8.5	80.0	0	100	15.0	52.8	0	0	15.6
	无事实	13.5	0	25.0	0	85.0	47.2	0	100	31.0
4	正同盟	25.6	0	0	0	17.5	0	0	0	11.7
	反同盟	74.4	100	100	100	72.5	88.9	100	100	81.6
	无同盟	0	0	0	0	10.0	11.1	0	0	6.7
5	消极情感	76.8	100	100	100	77.5	88.9	100	100	88.3
	中性情感	23.2	0	0	0	22.5	11.1	0	0	11.7
6	对说话人 积极/消极	0/ 61.0	0/ 93.3	0/ 75.0	0					5.8/ 39.8
	对听者积极/ 消极	4.9/ 26.8	0							1.9/ 40.0
	对第三方 积极/消极	0	0/ 6.7							7.8/0
否定类型	命题事实 性否定	8.5	80.0	0	100	15.0	27.8	0	0	15.5
	相关社会 属性否定	0	0	0	0	0	58.3	0	0	0
	动力条件否定	0	0	0		0	0	0	12.5	6.8
	情理道义否定	35.4	0	0	0	0	0	0	25.0	41.7
	行为合理 性否定	56.1	20.0	75.0	0	0	0	0	0	31.1
	措辞得体 性否定	0	0	25.0	0	85.0	13.9	0	62.5	4.9
	消极事物合 理性否定	0	0	0	0	0	0	100	0	0

下文先定量描写各种“什么”格式的使用倾向。

2.3.1 V 什么

该格式否定行为合理性的比例是 56.1%。该格式的 V 多是单音节的不及物动词。主体实施了不合理的行为“嚷、吵、哭、怪……”等,对处于同一语境中的言者产生消极影响。双方构成相互对立的关系,表达了言者的消极情感。由于主体这一行为已经实施,所以命题具有事实性,但说话者希望对方停止这一行为(推导出“禁止”的言外行为)。如例(25):

- (25) 一个下人满面惊慌,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门口来了三个很厉害的神仙!”柳如风正在气头上,一脚就踢翻来人:“乱叫什么,好好说。”

情理道义否定占比 35.4%,如例(26) a,“闹”这一行为对孩子不利,对行为实施者的父母也产生消极影响。例(26) b 则不同,“哭”的行为对行为实施者自己消极,少平出于对哥哥的关心安慰他不要哭泣。

- (26) a. 孩子都这样了, 还闹什么呢?

- b. 少平慌忙起来给少安冲了一杯茶水,端到他面前,劝慰说“哥,不要哭。男子汉, 哭什么哩! 咱们一家人现在不都好好的?”
(路遥《平凡的世界》)

此外,该格式还有 8.5% 是命题事实性否定,是引述性的应答语,处在后续句话轮位置。如例(27)中,妻子认为修平正在担心,修平对此观点进行了否认,表示“自己不担心”。

- (27) 妻子突然大笑起来“原来你在担心!”

修平赶紧摇摇头“担心什么! 担心我啊? 怎么可能……”

2.3.2 A 什么

该格式否定命题的比例是 80%,处在后续话轮位置且是引述性的。言者对对方话语中的焦点成分引述,并否定其内容的事实性。

- (28) 小桂: 爷爷,这菜是不是太多了? 傅老: 多什么? 四菜一汤,符合中央标准嘛。

小桂提醒“菜太多”,傅老认为“四菜一汤是中央标准”,所以对方观点不符合事实。这种提醒将双方置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中,表达了言者不满的情绪。

该格式还有 20% 是否定行为合理性。需要注意,语料中形容词处在始

发话轮位置非引述类的情况很少。“牛逼”“谦虚”“骄傲”等形容较特别,它与“大、小、多、少”等性质形容词不同,实际上是描述了行为或心理情绪上的一种状态。因此可以直接评价外部的某种表现。

(29) ——我还不信了。这么好的地方楞没咱们什么事。到底谁是国家的主人?我调兵平了这地方。

——你丫牛逼什么呀?你最多也就把你原来手下的那班报兵调来,总共三人。你要真横,你还不如坐这儿原来倒电子表,那也比你调一个军来管用。

2.3.3 V 什么 V

该格式在语料中例句虽然不多,但作者觉得能产性还是很高的,使用相当的自由。否定行为的合理性占75%,句子多是处在始发句位置的非引述类。对方的不合理行为具有事实性且对言者造成消极影响,表达一种极为强烈的消极情绪,双方相互对立。如例(30):

(30) 一个啪啪把门敲,就听里边回应说“敲什么敲?你等我系上这拉锁。”

还有25%是否定话语措辞的得体性,处在后续话轮位置且是引述类。同样,言者不否认动词表示的行为活动,而是认为对方的表达方式不恰当。如例(31),古人帝王出行叫“移驾”,所以皇帝扮演者乙认为甲的话语不合适。

(31) 甲(喊):皇上藏书阁走起。

乙:走什么走,得叫“移驾”!

2.3.4 A 什么 A

格式是处在后续句位置的引述类,言者否定了命题的事实性。

(32) 和平:哎哟赶紧赶紧,趁热吃个新鲜。傅老:新鲜什么新鲜,都吃了一整天了。

和平说“吃的东西很新鲜”,但是傅老认为已经吃了一天并不新鲜。这一不赞同的态度表明了两者的对立,言者的情绪是消极的。这一类例句很少,且只有这一种用法。

2.3.5 什么 + 短语

该格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引述性,短语部分就是引述前面的话语或话语的一部分。在否定类型上,命题事实性否定占比15%。言者认为对方

话语表达的命题是反事实的。

(33) 和平: 没事儿,戒了酒就好了。燕红: 什么好了,我爸心脏病犯啦!

和平认为“戒了酒身体就会变好”是事实,可燕红觉得父亲心脏病犯了,不是戒酒就可以解决问题,因此和平的观点与事实不符。

更为重要的是,本类型 85% 是话语措辞得体性否定。言者针对的是话语和言说活动本身,与话语命题的事实性、可能性、道德问题等都无关,实际上命题都是事实,只不过是表述有问题。

(34) 小桂: (边收拾)大姐吃完了么。和平: 哎哎放下,什么叫吃完了吧? 那叫进完了吧。吃饭叫进膳,懂么? 以后也得教你。

(35) 志国: 你的妈? 我妈又活过来了? 和平: 什么你的妈呀 李大妈, (小声)咱们家新来的保姆。

例(34)是用词方面,和平认为吃饭应该叫“进膳”所以,吃完饭应该问“进完了吗”。例(35)是听力上的错误,志国把“李大妈”错听成“你的妈”。

因为仍然是在纠正对方,所以本类型也是以相互对立关系和消极情感为主。

2.3.6 什么 + 中性/积极名词

该格式有三种否定类型,当名词指称某种社会身份、职业时,否定对象是对象具备的社会属性,占比 58.3%。例(36)中“什么”格式并没有否定对方的医生职业,而是说其表现没有达到一位合格医生的要求。

(36) “你们这病我们看不了,赶紧走吧。”“什么医生啊!”

该格式还有 27.8% 是命题事实性否定,处在后续话轮位置且是引述性的。与社会属性类否定不同,一般的事物名词,比如“明年、网球、旗人、夫妻、于小姐”,具体指称时间、事物、人物。语境中对方由于某些原因产生误解,言者在知晓事实的情况下否定了观点的事实性,如例(37):

(37) 黄省三: (朝着李石清) 经理,潘经理,您行行好!”

李石清: (愣了一下) 什么经理 你疯啦!

此外,13.9% 是话语措辞得体性否定。言者认为对方话语中的用词不恰当。例如,句中对方将“家庭矛盾里的打闹”戏谑地说成“政变”。

(38) 牛: 干嘛呢? 加班儿啊? 不回去,是不是家里又政变了?

余: 咳,老陈不在,我不得多盯着点儿啊。什么政变,你真会扯。

2.3.7 什么 + 消极名词

该格式句法上突出的特征是具有显性的消极词汇,并承认这一消极性质是事实。袁毓林、刘彬(2016)说,“说话人不相信这些积极、正面或者中性的事物所具有的某方面的良好性质或状态,转而相信当下用NP所指的事物具有负面、消极或偏离中性的性质状态。这正是跟‘乐观原则’相悖的‘疑善信恶’原则在发挥作用。”消极名词的中心语或是与人相关的品质,如例(39)a。或者是非人的事物,表达言者对事物的消极评价,如例(39)b。如果对象是人,则一定表明言者和对象的相互对立关系,传达了不满、咒骂等情绪。

- (39) a. 就拿我来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去批评奥运会开幕式,可是一听说有人禁止批评,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什么鸟东西 不能批评?
b. 什么破戏,总不如蒋绣金的李天保吊孝好听。

2.3.8 “什么”独用

“什么”单独使用表达言者的强意外,否定意义是语境中在强意外触发下推导出来的。

- (40) 傅老:下次注意点就行了。志新: 什么? 下次?您还想着下次呢?这次我都过不去了!

- (41) 志国:(站起,面带笑容)“你已经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境,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傅老: 什么! 你对他还有崇高的敬意?

例(40)傅老说的话“下次”及例(41)对方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实在令人惊讶,同时也是说明这是不应该的,从而否定了对方的态度。

2.3.9 V + 什么 + O

该格式中“什么”位于动宾结构的词或词组之间,VO是主体的行为或状态。这是所有格式中最复杂的一种,有各种各样的语义功能,并且例句也最多。

其中,情理道义否定的比例占41.7%,言者认为某一行为或状态对实施主体产生了消极影响,从道义情理上强调行为的不合理,如例(42)因为“不是你媳妇”所以“着急”没道理。

- (42) 余: 你着什么急呀! 又不是你媳妇。

其次,否定行为合理性的比例占31.3%。言者受到外部行为VO影响,

“什么”感叹句的“意外”本质及否定倾向

行为具有事实性且对言者消极,因此,听说双方相互对立,表达言者的消极情感,并要求对方停止这一行为,如:

(43) 莫: 哎,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 啊,我告诉你,我儿子那是少先队的中队副。

牛: 哼!

莫: 你跟我发什么火?

命题事实性否定占比 15.5%,“什么”格式句在话轮的后续位置且是引述类。如例(44),言者认为对方命题反映的内容是反事实的,“因为钱是上帝的,我没有生气”。

(44) “您可别生气,大叔。不是我喝掉的,是那些赶大车的喝掉的。我敢对上帝起誓,这是真话。”“我生什么气呢? 钱是上帝的。”

该格式中,动力条件否定和话语措辞得体性否定的比例分别是 6.8% 和 4.9%。如例(45)无法实现积极的行为“启蒙”。例(46)“告别”和“送瘟神”指向同一行为,只是由于听说双方与第三方的立场不同,对该行为的定义不同。

(45)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说到启蒙就垂头丧气,我们今天还启什么蒙?

(46) 和平: 真是,您得跟人告别……傅老: 告什么别? 我这是去送瘟神,顺便去捞他一把……

三、制约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倾向的语用因素

在前文表 1 中,我们一共考察了 6 种因素,分别用编号 1—6 来标注。并详尽考查了各类格式中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的分布数据,以便找到关键性的影响因素。

3.1 话轮位置、引述性与命题事实性

刘彬、袁毓林(2019)提出了否定意义中“不是”与“不该”的区别,前者相当于本文的“命题事实性否定”“相关社会属性否定”,而后者相当于本文的“情理道义否定”“行为合理性否定”“消极事物的合理性否定”。刘彬、袁毓林并没有解释这种区别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发现,始发句和后续句、引述与非引述是该区别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语料显示,“始发”位置的“什么”句是言者看到外界某种行为或状况后

做出的主动反应,有的情况下,行为者或状况的主体并非有意针对说话人。触发言者的原因,是因为对方无意识或者在不了解状况的情况下,对言者或相关参与者造成了消极影响,从而使得行为或状况在言者看来具有不合理性。但是,由于这些行为或状况已经发生,是事实,所以不能否定其真值,只能否定合理性。

(47) a. 客: 还有我哪! 你们看我值多少钱?

余: 起什么哄啊?! 中国人倒霉就倒霉在起哄上,去,一边儿待着去。

b. “骗人! 虚伪! 自私鬼! 我上当受骗了,骗人,真卑鄙啊。”“哎哟,生什么气呀? 要竞赛就堂堂正正地赛好了。”

“后续”位置的“什么句”是言者在某种观点触发下,表达与之相反的观点和立场,其语用原则是“我对你错”,因为观点对立,对方的错误观点引起说话人的强烈情感。

(48) a. 吴碧波: 那末,我们要叫起来,岂不是占了便宜? 阎五奶奶: 占什么便宜,本来她就是小妹妹呀。

b. 和平: 真是,不是说姑奶也是一穷人呐,您跟这穷人较什么劲呢。傅老: 她穷什么? 她一点都不穷,动不动就跟我说她那个花园洋房,那儿谁没有啊……

“引述类型”有引述和非引述两类。所谓“引述”,是指言者重复使用始发话轮中已经出现过的成分,如例(49)。语料显示,始发句位置的“什么”格式都是非引述的,后续句位置的“什么”格式有引述和非引述两种类型。“引述”成分可以是词,可以是词组,也可以是对方的一整句话,有时引述成分被加以改造,一般是对举性的。比如“什么燕红燕绿”“什么乾隆爷爷乾隆奶奶”。

(49) a. 刘: 刚才我可听他说又要打咱们名义搞什么演出。假何: 什么演出啊,义演。

b. 慧芳逗得哈哈笑个不停,道“你现在也会开玩笑。”“什么叫现在也会?”

除了“话轮位置”“引述位置”与事实性的相关性,数据表明,动词和形容词的区别与始发句和后续句极为相关。

3.1.1 数据显示,“V 什么、V 什么 V、V + 什么 + O”格式中的 V 大部分

都是表示某种行为,都处在始发话轮位置,命题具有事实性特征,只能否定合理性,如“你哭什么”“哭”是正在发生的行为,这里是说哭是不对的。例(25)、例(26)、例(30)、例(42)、例(43)、例(47)都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有一些例外:动词也有少量表示引述的后续句位置的例子,如例(44)中,“生气”是对方对说话人状态的判断,因此说话者是否定其事实性。

3.1.2 数据显示,“A 什么、A 什么 A”格式大部分处在后续话轮位置,应答语多是引述性的,即 A 是对方做出的个人判断,说话者因为否定命题,使之具有反事实特征,如“——这是红花。——红什么!颜色那么浅!”,说话者认为对方的判断“红”是假的。例(28)、例(32)都是如此。

“什么+短语”百分之百用于引述,如例(33)、例(34)以及例(35)。“什么+中性/积极名词”也大多是用于引述,所以都绝大偏向反事实意义,如例(36)、例(37)。

但是,“什么+消极名词”全都是始发句,也就是说已经存在的外在事物,虽然它们不好,但都具有事实意义,否定的是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如例(39)。

3.2 消极情感、反同盟以及对主体的价值

从表 1 看,表示消极情感的例子在每种格式都有出现,且占绝对优势。封闭语料中,“X 什么 X”(包括“V 什么 V”和“A 什么 A”)、“V 什么”、“什么+消极名词”和“什么”独用,消极情感是 100%。根据表 1 数据反映,“反同盟——消极情感”呈现正向相关。

这里“同盟性”概念强调交际中言者对自我和他人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的态度。陈振宇、叶婧婷(2014)认为,同盟关系是说话者站在哪一边、谁的立场上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同意、支持、亲密、共同担责等多个维度的表现。基于语言系统的复杂性,孙佳莹、陈振宇(2020)重新用“社会群”的概念定义同盟性,“指的是在社会中群的构造与群内成员、群间关系的反映”。群关系一定基于特定的社会活动,失去了这一前提群会解散或转移。群关系代表了群内成员的相同利益、信念或某些属性。

“什么”感叹句都表达了说话人的强情感,但是汉语却绝大多数倾向消极感叹,这与使用中的反同盟语境直接相关。前面我们分析例子时,凡是提及“观点不一致”“双方相互对立”就是指这种反同盟关系,事实表明它们都

会产生消极情感。

同时,回应前文的问题,英语里如果句中出现显性的积极词汇,句子表达积极感叹。但汉语“什么英雄”“你高兴什么啊”即使存在积极的词汇意义,也是表达消极情感。我们认为,原因正是汉语的反同盟语境,如例句“什么医生啊”,是因为医生看不了病造成会话双方的矛盾对立关系。再如例(50),用在双方对立的场景中,由此导出消极情感:

(50) a. “就是,要狠狠批评,什么作风?”

b. 幸亏最后一刻我们扳平了,要不我看你赛后还不把米卢吃了,什么素质! 实在有损央视的形象。

最后,我们认为,影响汉语“什么”感叹句情感倾向的另一因素是句子里事件主体的人称性质,见表2:

表2 事件主体的人称对于消极情感实现的概率

对说者积极	消极情感	0.5
对说者消极	消极情感	0.5
对听者积极	消极情感	1.0
对听者消极	消极情感	0.666 667
对第三方积极	消极情感	0.5
对第三方消极积极	消极情感	1.0

其基本规律说明,当说话者自己是事件的主体时,不论这事本身是消极还是积极的,说话者对有关事件的情感倾向各占大约一半;当事件主体是听者或第三方时,则很容易产生消极情感,有的概率甚至达到1.0。

那么,何时会产生中性情感? 例如:

(51) “您老真有福气,有这么好的一双儿女。”“什么福不福的,健康就是福。”

对方是在恭维夸奖说话者,“有福气”的主体是说话人,并且“有福气”是积极评价,所以这里说话者实际上是感到高兴的,假意否定一下(实际上是完全接受了),以表达谦虚的态度,这里没有任何消极情绪。因为与典型的“积极情感”不同,我们称为“中性情感”。

这种表现也可以扩大到与说话者同盟的主体,如例(52)中对方夸奖的是说话者的丈夫,默认为同盟者,因此说话者也是感到高兴的,假意否定一下,表示谦虚:

(52) ——你们家那位真优秀,年纪轻轻都是大教授了!

——什么教授,反正都是挣口饭吃。

如果是对说话者不好的事,而说话者加以否定,这时表示“自己没有遭遇不好的事”,这时句子也会排斥消极情感,如例(53):

(53) 甲:非常抱歉,麻烦你们了!

乙:麻烦什么啊,就是添双碗筷的事儿。

这种表现也可以扩大到与说话者同盟的主体,如下面的“咱俩”,因为否定了消极的“争执”,促使事件向好的一面转化,所以也不表达消极情感。如例(54):

(54) 许逊直起腰说,“咱俩争个什么,又不是你我的事弄得跟审讯反审讯似的。”

下面是第二人称主体和第三方事件主体,这时言者与听者或第三方多形成对立,这种反同盟关系使得消极情感比例极大地提高:

(55) 吴建新就生气了,晚上他开着车来找我们出去吃饭,吴建新便指着他骂:你牛逼什么呀你!你丫不就是个开车的样子么?

(56) 许世友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大声吼道:就要打仗了,还度什么蜜月!

给我立即通知空军,马上查找她的下落,限她3天之内赶回部队……

仅仅在特殊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没有消极情感的例子。如例(57)的“计较”是一种不好的品质,但说话者让对方不必计较,表明我是站在你一边的,而不是和那些“俗人”在一起,句中在情感上就无消极意义,而是表达了说话者对听话者的关怀和安慰。

(57) 小白人:“哥们儿你真行,有您这碗酒垫底,这些年我受到的委屈我都不计较了。”

冯小刚:“跟那些俗人计较什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汉语“什么”感叹句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倾向,是因为它占绝对优势地用于反同盟的语境之中。汉语的

“什么”甚至已经开始规约化,即在默认时已经带有说话者即将对某方表示反同盟性的语用色彩。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什么——啊!”这种具有强化的韵律特征的独用形式中,专门用来表达对对方的不满,或对对方发起反驳,如例(24)。

四、结 语

本文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出发,阐释了什么(what)感叹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特殊感叹句,它的本质是“意外触发的强烈情感情绪”。在意外触发后,发展出表示纯粹的积极感叹和表示消极情感的语用否定两条语用迁移路径。

但是,为什么汉语“什么”感叹句会有非常强的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倾向?显然,仅仅从“意外”或者“疑善信恶”等原则出发,都不能做充分解释。因为这些普遍的认知原则只适用于汉语,而不能解释其他语言。因此,本文结合汉语具体情况进行说明。首先,汉语“什么”感叹句只表示质的意外,不表示量的意外,而其他语言中积极或肯定的什么(what)感叹句主要是表示量的意外。然后,我们对汉语“什么”感叹句的语料做了量化分析后,发现各种“什么”格式倾向性不一样,其中有几个重要因素起决定作用:始发句和后续句、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布解释了何时表示的事件是事实但不合理,何时表示的事件命题是反事实的情况。

进一步考察发现,汉语语用否定和消极情感倾向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汉语母语者把这些句式用在反同盟的语境中,表示言者与对方或第三方的反同盟关系。即使句中焦点是中性或积极名词,因为这种双方的对立关系,依然不能表达积极情感和肯定语义。我们还从事件主体的人称来论证了这种关系的存在。综上,除了“什么”感叹句只表示“质的意外”之外,反同盟这一条大概是解释汉语无法达到肯否定、积极消极均衡性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陈振宇 叶婧婷(2014) 从“领属”到“立场”——汉语中以人称代词所有者的直接组合结构,《语言科学》第13卷第3期。

陈振宇 杜克华(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

- 辞学》第5期。
- 陈振宇(2017)《汉语的指称与命题:语法中的语义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振宇,张莹(2018)再论感叹的定义与性质//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与探索》第十九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丁声树等(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
- 樊莉(2012)疑问代词“什么”在现代汉语感叹句中的否定用法,《湖北社会科学》第8期。
- 姜炜,石毓智(2008)什么的否定功用,《语言科学》第3期。
- 李书同(2002)由“什么”一词的否定作用引发的思考,《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
- 李一平(1996)“什么”表示否定和贬斥的用法,《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
- 李宇凤(2010)反问的回应类型与否定意义,《中国语文》第2期。
- 刘彬,袁毓林(2019)反问句中“什么”的否定类型与否定意义——从“行、知、言”三域理论看//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学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五十九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编(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毛宏燕(2007)《汉语“什么”与俄语“что”的对比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孙佳莹,陈振宇(2020)“同盟”范畴研究成果与问题//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孙亚俊(2008)《汉维语疑问代词“什么”与“neme”的对比研究》,新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孙亚俊(2012)“什么”的疑问用法在维吾尔语中的对应表达,《语言与翻译》第4期。
- 邵敬敏,赵秀凤(1989)“什么”非疑问用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盛雪(2012)《汉西“什么”与“qué”的对比分析及其在翻译中的应用》,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力(1943/1985)《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袁毓林,刘彬(2016)“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赵元任(1979/2011)《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北京:商务印书馆。
- Hengeveld K, Olbertz H. (2012) Didn't You Know? Mirativity does Exist! *Linguistic Typology* 16: 477-503.
- Michaelis L. (2001) Exclamative Construction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1038-1049.
- Rett J. (2011) Exclamatives, Degrees and Speech Act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34: 411-422.
-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18110110071@fudan.edu.cn)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Bei” Series Induced by “Hua Bei”

..... Liu Yimeng (120)

Abstract: The words of the “Bei” family derived from “Huabei” are of great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Huabei”, originally a sentence, is then directly realized as a word. Such phenomenon shows that new lexical structures can give new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meanings to mood words with only grammatical meanings. Moreover, the anti-grammaticalization of “Bei” is realized. “Huabei” has the pragmatic effect of homophonic pun, which attracts other businesses to follow suits and use the structure “X Bei” extensively. The human brain which gives priorit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semantic information, the open social environment which promotes language chang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tself together promote “bei” to produce a new relation between sound and meaning.

Key words: “Hua Bei”; “X Bei”; Antigrammaticalization

The “Mirativity” Nature and Negative Tendency of “Shenme” Exclamatory Sentences: with a Discussion on Hierarchical Types and Constraints of “Pragmatic Negation”

Zhang Ying (133)

Abstract: “Shenme” (what) exclamatory sentence is a special form in linguistic typology of the world, whose core meaning is to express “strong emotion caused by mirativity”. Based on migration patterns, the construction developed pure exclamatory usage for positive emotions, “negative” usage for pragmatic nega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and so on. We examined nine types of exclamatory sentences in Chinese, all of which tend to express pragmatic nega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for many reasons. First, many of the “Shenme” exclamations in languages that express affirma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s only accept degree explanations, which is also referred to as “quantitative surprises”. However, the Chinese exclamatory sentence “Shenme” only expresses “qualitative surprises”, which leads to its negative usage. Secondly, we categorize the negative meaning into seven types, and the specific triggering factors for their expression of pragmatic nega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are explained.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factual proposition is related to the position of turns and whether the previous discourse is

quoted. Verbal phrases are usually in the first turn of the discourse , and often indicate that the behavior or situation concerned is true , but unreasonable; adjectives , on the other hand , are often used in subsequent sentences to show objection to the judgment of the other person , because the speaker consider them counterfactual. More importantly ,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use these formats in an anti-alliance contexts , even if the focus element is neutral or positive words. Therefore , the anti-alliance relationship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reason to explain why Chinese language cannot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 and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Key words: “what” exclamatory sentence; Mirativity; Pragmatic negation; Negative emotions; Qualitative surprises; The anti-alliance

The Interactive Tendency of the Iterative Construction *N lai N qu* (*N 来 N 去*) **Wu Chunxiang , Shi Youjin (156)**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semantic type , the iterative construction *N lai N qu*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single-agent iterative and the multi-agent interactive iterative , of which the interactive repetitive type reflects the interactive tendency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component *N* of the single-agent iterative can be the subject of displacement , the tool of displacement , the object or the speech content. The component *N* of the multi-agent iterative can be tools of communication , interactive objects , or interactive contents. The construction is solidified from the subject-verb constructions *N lai* and *N qu*.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alization is facilitated by the blurring of *lai* and *qu* , both of which gradually changed from verbs of displacement to iterative marks. And the semantics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 move] [+ direction] to [- move] [+ direction] to [- move] [- directio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N lai N qu* is subjected to multiple suppression by the structure , including both the suppression from the structure per se and the suppression between its components. In addition , the use of interactive iterative is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 of “multi-agent participation”. The construction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 and its use is limited by the context. Driven by subjectivity , the highly grammaticized *N lai N qu* shows